

周启超 主编

“外国文学理论核心话语反思”创新团队 著

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

第2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

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



周启超 主编

“外国文学理论核心话语反思”创新团队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第2辑 / 周启超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30-3236-0

I. ①外… II. ①周…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理论-
研究②比较诗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1866 号

责任编辑: 刘 睿 徐 浩

文字编辑: 徐 浩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第2辑)

Waiguo Wenlun yu Bijiao Shixue (Di-er Ji)

周启超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13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字 数: 388千字

ISBN 978-7-5130-3236-0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liurui@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25.5

印 次: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为了大力拓展“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不断推进“文艺学”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及时刊发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传递外国文论、比较诗学领域的学术信息和研究动态，集中推出“当代外国文论核心话语反思”创新工程的阶段性成果，经过相关专家同行的反复论证，同时也基于这些年来创办《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经验积累，我们认为，今天已然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创办一份且以“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为主题、为名称的学刊。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践行“多方位吸纳与有深度开采”“开放与恪守并举”“反思与建构并行”这一基本理念，放眼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欧陆文论、当代英美文论、当代斯拉夫文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等研究领域，秉持前沿性译介与基础性研究并重、最新研究成果与最新学科态势兼容的编辑方针，力求为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切磋问题、交流观点的互动平台。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主要板块有“前沿视窗”：当前国外最新文论力作的新译；“名篇新译”：外国文论名家经典文本的补译；“学人专论”：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科本体问题的探析；“佳作评点”：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领域有材料、有见解、有分量的专著或文集的评析；“名家访谈”：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园地杰出学者、译者、编辑的访谈；“学刊钩沉”：曾经刊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相关论文、译文的学术期刊历史的梳理；“学界动态”：报道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领域相关重要国际与国内学术会议情况的综述；“新书简介”：汉、英、俄、法、德等多种语言世界里新近面世的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重要著作的推介。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致力于开拓与建设，我们衷心祈盼学界朋友鼎力扶持。

目 录

前沿视窗

- 罗兰·巴尔特：从研究班到大课 [法] 克劳德·科斯特 (3)
- 米哈伊尔·巴赫金与罗兰·巴尔特 [俄] Г. К. 柯西科夫 (27)
- 由“后”返“初”：巴赫金与人文科学的
未来 [美]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 (44)
- 布莱希特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 [德] 汉斯·君特 (74)
- 什克洛夫斯基思想在法国：翻译与接受 ... [法] 卡特琳娜·德普莱托 (85)
- 俄罗斯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苏联符号学派之延续
与变化 [荷] D. 佛克马 (102)
- 易卜生与历史的梦魇 [英] 特里·伊格尔顿 (142)

名篇新译

- 从作品到文本 [法] 罗兰·巴尔特 (153)
- 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前景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 (161)
- 词语、对话与小说 [法] 朱莉亚·克里斯特瓦 (183)

学人专论

- 文本与作品之间的巴尔特 钱 翰 (211)

- 伊格尔顿与“审美意识形态” 马海良（222）
意指实践与理论生产 王晓路（235）
——外国文论研究的跨文化学理

佳作评点

- 21 世纪对文学本质的反思 江宁康（249）
——特里·伊格尔顿新著《文学是什么》读后
叙事理论的关键问题 宁一中（254）
——戴维·赫尔曼等人著《叙事理论》
开放的结构 黄 玫（258）
——评 H. 阿夫托诺莫娃著《开放的结构：雅各布森—巴赫金—
洛特曼—加斯帕罗夫》
“外位性”：巴赫金批评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陈 涛（263）
——评卡瑞尔·爱默生著《巴赫金的第一个百年》
贝西埃的力作《文学的神秘性》 高建为（269）

名家访谈

- 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谈米·巴赫金 周启超（277）
瓦·柯仁诺夫讲述米·巴赫金的命运和
个性 李冬梅 译 周启超 校（284）
理论是什么？ 高述平 译（303）
——乔纳森·卡勒访谈
刘象愚先生谈文论翻译 刘象愚 马海良（322）

学刊钩沉

- 一本杂志与一段历史 曹 谦（335）
——《上海文论》上的外国文论译介与研究

探索与争鸣	廖红艳 (345)
——《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外国文论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	

学界动态

巴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 20 届年会	钱 翰 (357)
莫斯科·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乔 雨 (360)
成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第 7 届年会	杜常婧 (364)
斯德哥尔摩·第 15 届国际巴赫金学术研讨会	汪洪章 (367)

附 录

附录 1: 新书简介	(373)
附录 2: 本辑作者和译者	(392)

前沿视窗

罗兰·巴尔特：从研究班到大课

■ [法] 克劳德·科斯特 著

李纬文 译

1977年1月7日，罗兰·巴尔特讲授了他在法兰西公学的第一堂课。从此，这所声名卓著的学院便见证了他的教学事业，直到1980年他生命的尽头。在罗兰·巴尔特学术生涯的这巅峰般的四年中，他教授了三门课程：第一门于1977年开课，讲授《如何共同生活》（*Comment vivre ensemble*）；第二门于翌年开课，论述《中性》（*Le Neutre*）；最后一门，《小说的准备》（*La Préparation du roman*），则贯穿了两个年度，即1979~1980年。^①

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公学任教之前，即1960年以降的一段时期，曾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工作过，最初是作为项目负责人，而后成为研究导师。这个与法兰西公学同样高高在上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对人文科学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的辉煌20年（1960~1980）的缔造者和象征。正是在这里，罗兰·巴尔特得以构思出他数量可观的一部分著作。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最后一门研讨课于1975年和1976年开课，探讨恋爱话语。正是得益于这门课的讲授，他创作了著名的《恋人絮语》并于1977年出版，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法兰西公学授课。

① 该讲义已经在埃里克·马尔蒂（Éric Marty）的指导下由Seuil出版社出版，*Comment vivre ensemble*，附研究班讲义*Tenir un discours*，克劳德·科斯特（Claude Coste）整理、注释并作序，2002；*Le Neutre*，托马斯·柯乐科（Thomas Clerc）整理、注释并作序，2002年；*La Préparation du roman*，附研究班讲义*La métaphore du labyrinthe*及*Proust et la photographie*，娜塔莉·里格（Nathalie Léger）整理、注释并作序，2003。另有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公学三门大课的录音（Seuil出版社，三张光碟，MP3格式）。

从“教一门课”到“写一本书”，这一过程在学术界是一种惯例，尤其是在一位教授—作家执教于一所像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或是法兰西公学这样的顶尖机构的情形下。一本书的创作，是研究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学术事业进展的源头。在关于恋爱话语的研究班上，罗兰·巴尔特想到自己作为发言人地位的合法性时，他自然意识到，他的权威建立在他的著述上。一本著述对于作者在课堂上的教学而言，既是其起因也是其结果，既是其过去也是其未来。总之，著述将其全部意义都赋予了教学。

一、从学院到公学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①而在这个过程中稳居于我们视野中的，便是罗兰·巴尔特所有活动的指向：著述。1977年，当这位教授同时改变他授课的方式和地点时，真正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对这一改变前后情况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罗兰·巴尔特的作品以及教学式交流的要旨是非常关键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进行一次双重的逐条总结：总结之一，关乎教学内容（“恋爱话语”或是“如何共同生活”）与形式（大课或是研究班）；总结之二，关乎两种不同的教学种类。第一种是在研究班的封闭空间内讲授，第二种则是面向法兰西公学的更为大众化的空间敞开的。^②

显而易见的是，在罗兰·巴尔特这次生活与舞台背景的改变中，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变动发生：罗兰·巴尔特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究班讲授的最后一课收尾于他从德勒兹对尼采思想的论述中提取出的“方法”（méthode）

① 在他关于“恋爱话语”的最后一堂研究班课程上，罗兰·巴尔特讲述了他“从学院到公学”（即从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到法兰西公学）的转换。参看 *Le Discours amoureux, Séminaire à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1974 ~ 1976, suivi de 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inédits, avant-propos d'Éric Marty*, présentation et édition de Claude Coste, Paris, Le Seuil, 2007, coll. *Traces Écrites*, p. 552。

② 我们将参考罗兰·巴尔特关于教学的两篇文章：“Écrivains, intellectuels, professeurs”（1971），*Œuvres complètes*,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corrigée et présentée par Éric Marty, Paris, Le Seuil, 2002, t. III, 以及“*Au séminaire*”（1974），*ibid.*, t. IV。

与“文化”(culture)的对立上。^①相较于“方法”，也就是由科学与逻辑论述构成的关于“如何不走弯路”的艺术，罗兰·巴尔特更加偏好“文化”，亦即古希腊语中的“通识教育”(paideia)，这更随机、更发散、更接近散文而不是某种实证主义思想的条条框框。在罗兰·巴尔特《如何共同生活》的第一讲开始时，“方法”与“文化”的对立又被他原封不动地提了出来。不仅如此，尽管授课的地点已经改变，他仍然继续借助这一对立来宣扬一种更加贴近“小说”(romanesque)而非客观知识的符号学研究。甚至连他的授课风格都与之前相同：罗兰·巴尔特一贯采用的是一种一言堂式的语言，留给与学员直接交流的空间相当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有两种研究班：一种是狭义上的，罗兰·巴尔特会倾听并点评他的博士生们的当堂陈述；另一种则是广义上的，类似于大课。尽管罗兰·巴尔特在其狭义的研究班上的授课情况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但他在另一种广义的研究班授课所留下的讲义却让人得以看出他的教学是独白式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对话不一定要通过话语的交换来实现：一位教授，当他为某个机构工作，当他参考其学员的意愿来备课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把他的受众放到其研究工作的中心，却并不一定需要词汇上的交流。有时，词汇的交流甚至可能是虚幻的。

学院与公学之间的最后一个形式上的共同点，便是他在这两处的教学所留下的讲义风格都是类似的：半成文，无论在字体上还是行文上都总是清晰的。从研究班到大课，蓝色墨水写成的手稿如同一部由罗兰·巴尔特精心诠释而又未曾大改的乐谱，正如他在法兰西公学授课的录音所佐证的那样。

最后，如果站在授课内容的角度上来看，从学院到公学的转换其实没有给罗兰·巴尔特的专注研究造成任何可感知的断层。从恋爱话语，也就是恋爱者与为爱恋者之间的耳语，到如何共同生活，也就是对集体生活的思考，实际上都是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对于人和人类社交的同一个疑问。^②总之，

^①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中译本参考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注

^② Claude Coste, *Barthes moraliste*, Villeneuve-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98.

从学院到公学，罗兰·巴尔特依旧继续着他的事业，没有对他的教学和思想方式作出任何改变。

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表面现象有时候是有迷惑性的。

二、恰当的距离

要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推进，我们或许最好先说说豪猪。这种动物似乎与学术生活没什么关系，但它却借助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的双重提携而获得了贵族般的声名，因为这两位哲人都让它成了一段小寓言的主角。在他关于恋爱话语的研究班上，罗兰·巴尔特风趣地重新拾起了这个既冷且扎人的故事：当豪猪们感到冷的时候，就会聚到一起，当它们相互扎到的时候，又会相互远离；然后再重新开始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没有人知道这支小小的芭蕾舞将如何收场。对此，罗兰·巴尔特总结道：“交替进行的趋近与远离一直持续，直到它们找到了**某种恰当的距离**（une distance convenable），使得它们得以从痛苦中脱身。”^①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豪猪们最后到底找到了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个故事的道理可没有被当成耳旁风。毫无疑问，我们正是会在对“距离”尤其是“恰当的距离”这个概念的思考中找到界定不同教学类型、区分研究班与大课的方法。的确，如果“距离”这一问题事关一切形式的人类社交，那么无论是在小教室里，还是在教师和学生们长时间共处的大阶梯教室里，它都将被赋予一种特殊的重要性。

距离，作为评估或者至少是描述不同类型心智交流的真正标准，是一种触及众多领域的复杂现实。任何教学法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无论参与者的水平和年龄如何，都意味着一种距离的存在——这既是一种具体的距离，又是一种隐喻的、地理的、道德的距离。除了教授与学生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距离，与教授的个人风范（ethos）密切相关。教授不仅

① “恋爱话语”讲座，1976年1月19日。

会在物理意义上与他的学生们或近或远，他还会因其态度以及可接触性受人瞩目。要知道，远与近维持着一种复杂的辩证法关系，态度最冷淡的教师未必是离学生最远的那位！

在这第一种空间的、伦理的距离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一种“恰当的距离”，这个距离存在于研究者和他的研究主题之间。“观众应该让自己和演出之间间隔多少距离呢？”罗兰·巴尔特并不拒斥应景之作，比如为一位他毫不感兴趣的作家或者一个这样的主题写作一篇论文——他可以慢慢地去发掘。比如他本来一点也不喜欢拉辛，但在《论拉辛》（*Sur Racine*）中，他弥合了他与这一主题之间的距离，渐进地将自己投入到法国悲剧的世界中，并给出自己的解读。正是这些解读，与《恋人絮语》中所谈论的一些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去学生和技术因素，还存在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距离，即教授面对他自身的主观性的距离。“我应该与自我保持多远的距离？”必要的抛弃自我、苦行般的自我疏离，这些共同建立起了一种客观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明显地更加贴近“方法”而不是“文化”，正如罗兰·巴尔特在他的研究班尾声和大课伊始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那样。

如果将这些拉开距离——无论是空间的、理智的以及情感的——的方式应用在各种教学形式和研究形式上，那么将可以在它们之间发现显而易见的差异，尽管一切都令它们看起来很接近。在研究班上，尤其是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班上，距离是很有限的：教授直接面对一群由对理论新知非常好奇的年轻学者们所构成的小众，他与他的听众之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密谈室、文艺社团或者小聚会中的亲近和默契；而与之相反，书面形式的著作则在两个互动者之间设下了一个无法计量的距离。即便作者—研究者可以去设想乃至幻想他的读者，也无法了解那些收到他信息的个体读者们的一丝一毫：任何出版行为，都意味着将作品付与一个无法预知的接受者来处置。

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占据中间位置的则是大课。法兰西公学的阶梯教室在讲台与听众之间构造出了一个真正的空间。教育机构的特殊性（法兰西公学既没有考试也不需要注册）以及由学生、爱好者和社会名流们组成的

听众群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共同使得连接教授与他的受众的教学联系显得松弛。与其他教员不同，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教授不对任何人负任何责任，或者说，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公开介绍他所从事的研究活动的现状。然而，与著作这种排除一切直接交流的形式不同，课程至少与听众维持着一种即时的联系：听众真实地出现在教授的面前，并且以自己的在场影响着课程的讲授。

从作为默契空间的研究班，到大课这种中间形式，再到作为极端距离的出版物，我们从中似乎看出了一个美妙的进程：始于研究班，向着大课迈进，并将其转变为一部著述的开端。

可是，无论这个“进程”看起来有多么诱人，在对事实的检验面前，它一秒钟也站不住脚：比起研究班来说，常规课程就更接近于一部著述吗？罗兰·巴尔特仿佛的确是让我们如此认为的，尤其是当他将研究班定义成一种单纯的试验场所的时候：

我首先想要重申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学院中所有的研究班都是研究性的研究班。这就是学院的定义。导师向大家介绍他正在研究、探讨的内容，一个当下进行中的工作，没有间隔，没有追溯，没有保险，没有安全绳：一项生产，而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这就是我与我职业——开研究班——紧紧相连的原因，因为研究班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它发生在如山的文稿之外。^①

然而，与这段宣言相悖的是，研究班经常会导致一本书的写作，而一本书的出版又无可避免地如同是将一座巨厦付与读者去消耗。反过来，与上文中关于距离的伪逻辑所显示的不同，大课丝毫无助于出版活动领域的多产。在法兰西公学度过的4年中，罗兰·巴尔特所出版的全部仅仅是他那场美妙的讲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睡得很早》（*Long 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②一面是作为著述生产机的研究班，另一面是作为罗兰·巴尔特学术生产过程中一段纯粹的教学插曲的大课，两者相互对立。如何解释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呢？

① “恋爱话语”讲座，1976年1月8日。

② *Œuvres complètes*, t. V.

事实本身的明确无法解开背后的谜团。尽管如此，这样一个答案也可能让我们认同，即：著述，作为距离的极致，却需要作为亲近（proximité）的、极致的研究班来实现。

我们简直成了时聚时散的豪猪……

三、体 距

上一节说到研究班的“邻近”性质，或者，借用《如何共同生活》中众多主题^①中一个提出的术语来说，它的“体距”（proxémie）性质。这一术语取自英语中的“空间关系学”（proxemics）一词，属于社会学范畴。它是指一个人触手可及的空间范围，亦即在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情境中的个人活动场地（罗兰·巴尔特给出了好几个例子：办公室，或是床的四周）。也就是说，体距是一个被定义的空间，它勾勒出主体，并使他可以通过他的行动以及职权来自我建构，至少是局部的自我建构。关于主体与他周边的关系的这一论述在罗兰·巴尔特这里并不鲜见。早在《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中的一节《片段的圆圈》（*Le cercle des fragments*）里，作者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对于主体性的理解。一个个体是如何感知到自己的呢？身处圆圈的中央，作者无法将自身理解为一个整体，他借以引起注意的，仅仅是他生产出并且排布在自己周围的一些片段。罗兰·巴尔特的另一段文字，著名的《我爱，我不爱》（*J'aime, je n'aime pas*）讲的也是同一个问题：无法在本质上定义自己的主体，为了在其周围描绘出他所有的属性，只好满足于将其所有的喜好与厌恶都罗列成一张清单罢了。

在这场对自我的寻找中，占据优先地位的修辞格一会儿是隐喻，一会儿是换喻。在罗兰·巴尔特对主体性进行反思的课程《中性》里的一个段落中，^②所谓“中国肖像”（由对比而得来的肖像：“如果这是……那么这将会……”）所导向的便是一条隐喻的小径。然而就整体而言，既然体距的概念

① 这门课由许多主题（trait）组织而成。这些主题都是简短的章节，按字母顺序排列。

② *Le Neutre, Œuvres complètes*, p. 121.

依赖个体的附属物来定义个体，那么占上风的其实是换喻。对罗兰·巴尔特式主体的理解与其说是通过隐喻的相似关系，不如说是通过换喻的张力而实现的。他独自存在于一个关系场空间中，这个空间并非相似于他，而是受他支配。

但是，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在生活中，体距都不仅仅限于那些构成一个个体的混乱性质的因素。不仅仅是钢笔、著述或是粉笔，也不仅仅是从讲坛到黑板的历程，还有一些学生们，他们对那个让罗兰·巴尔特教授成为他们老师的空间心存畏惧。可以换一种说法：对于罗兰·巴尔特来说，任何主体性首先都是一种主体间性，在一个关系空间中通过两个互相定义的主体来实现（这两个主体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行为上相互定义）。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美妙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研究班的体距式空间将罗兰·巴尔特定义为一位在学生们中间的教员，正如上文中他被其片段组成的圆圈所定义一样。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没有涉及这些被同一个研究项目聚集起来的人们的独特性。这样一来，问题只不过是转移了而已。作为体距式空间的研究班到底将什么样的特殊身份赋予了罗兰·巴尔特教授呢？

正如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交一样，研究班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异质而复杂的。对于同时进行展示和自我展示的教授而言，班上的学生们所构成的“他者”面孔完全展现出了它的双重性：既是注意力的对象，又是威胁的来源。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第二年伊始，罗兰·巴尔特提到了他在前一年的授课中为数不少的口误。^①在他看来，这些口误显示了在狭小的体距式空间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变化着的情绪。总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一堂研究班课程要求教授去迎合对新事物孜孜以求的听众们的理论需求。这项几乎与学院的桌椅板凳一般不可分离的职责重重地压在罗兰·巴尔特的身上，而那时，他自己的研究实践正在从他那些年标志性的理论化超我角色中退出来，远离这种职责。研究班上弗洛伊德的命题所占的分量一方面可以

① “恋爱话语”讲座，1976年1月8日。